# 太史升菴文集五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

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雪二國之君是酗之徒嗔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

於泓以放乎死是卯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

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當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軌已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軌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既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捄於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邪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瑕而籍石以綿纖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户之臞儒

也其習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 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弒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

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絶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皆龜者也何以見其誅絶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絶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秉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

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于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皆穩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

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溷僻夭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溷僻夭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簒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實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嚴穢之簒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曾隱列於下下而蒼伯及於上中者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者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見之謬也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於下上韋豕韋也寘韋於下上列豕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



二之郵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群佐非劉氏之臣乃揔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

鄉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傳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同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掎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佞臣乎

##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著其事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四卜郊見郊之僭始于僖公也魯頌閟宮之三章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成王命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於成王之所命也孔子於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

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於成王之賜也且史者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

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纖悉畢舉使有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籍口以張大於此時而反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賜果出於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鄰國之卿尚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

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先王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鞫而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者之辯而號爲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千載子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拗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

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 息壤辯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眯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鮮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墣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埶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掘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畊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爇于糞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鯀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畆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怒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槩曰人之性靜欲實汩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窶數寄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

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爲正者大學之始遽能正物則脩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字之本原乎格之爲字从木爲義从各爲聲俗云門格窻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既不蔽而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爲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茲非格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爲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爲窮理之本即格物以致知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姦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惡淫樂慝禮并禮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淫與慝而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窻隔而蒙之以帛明既不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

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所以爲知則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巳爲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聖乎

## 耕樂解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復請於予倣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壠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並耕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秩商貿利農盡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則憂蕩莠則憂螟蝝則憂在野熾菑勤動終歲穫不償力餒在其中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笑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早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於我子懵我農乎而以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犬人乾象之垂同頴嘉禾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上古官爲后稷祀於萬禩

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靈雨零澤腹泮陽癉盈穀精始出菖葉初生決萬頃之渠吾蓬瀛也聽九扈之鳴吾韶英也茲吾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寶得正秋餘糧宿畝首穮穗有利鴈鶩得食東有茨梁西有坻京朋酒爲享同里合醵主歌良耜客稱大田茲吾樂歲之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稿吾能節之以畎澮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以菑畬之淺深或蓏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功或螟或螣憂或侵之吾能倣祭步之法茲又吾所以先勤而後欣早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鴟夷龍



斷誇其籌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鏤矜其精巧不資吾農將韜器而爲莩豈若吾業用裕我身潤及我人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往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爲樂乎上世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喻若此乎試泝上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畝卿有圭田養則食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者在丘園求干城者於中林相鄣者有莘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勸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畝是故伐檀有素飧之譏鴇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

議者坐享任俠者暴殄悲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帝德而欲崇游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鵠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公子赧顏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攝拱竒拜而謝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徜徉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滇之逍遥交食於地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 閱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恨公豈如江佑淮商風水爲鄉舡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

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戕杜乎解曾閔朱旗北斗閑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北斗閑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謹謹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緣筆昔曾千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既爲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汚虞名曷鑱其板勿誤人也

太史升菴文集五卷

# 太史升菴文集六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訃五内摧裂曾不得哺噍蹢躅於側曾不比於烏獸焉柰何柰何當復柰何屬在胄衂宜宅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遄歸反役維情與憲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

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于左右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律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人回伏承手教知為不肖公言以號矣又獲見牘草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其肯為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冑其能為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吊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況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逭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濶藾焉五年斷金睽

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
枉珎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忭會既覩手跡兼
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
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
翹益勤走僝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
篤瘡沉痼行動仰人窮荒絶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
越歲踰時近兵爛甫定而扎瘥大侵繼之蓬心揺兀
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莫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遴厠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
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
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
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湯
爾有作不能多所錄于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櫝庶
傳千里之忘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遼覿縷莫罄時
有南風更與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紕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門
茲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為執事憂旋念瘴域為擇善
地頃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
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之益加作
報之未間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
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犴俱編
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啟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
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滇乎則同患
者猶有覿也互問而無徵厪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
在遼碣是區區微顧而不余畀也命之也蹇信也之
子之懷其余同哉嗚呼途之畏者莫如宦任之重者
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
乎以畏者去則輕以重者幸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
善者求則得復奚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
矣今復為子誦之且人而既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
乎他日携千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與也急使
遽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荅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于永昌張愈光者尤悉

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鼂路貫貴治竟逢其違匆匆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荅前欵區區拳拳未歲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湯盪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禀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下風憬睠高躅緊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泠牽絲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郫不近水峰此固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邇者覇儒創為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傳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胸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蜉蝣撼樹謂游夏為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為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颭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于落葉山則原于覆簣江則原於濫觴今也譬則乞丐

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乎不移而影頹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刖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爲復效枉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蘸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喻縻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諭托忘機忌之教則豈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貺諒厚不敢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爲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渝爲郡當蜀之半士子之質奠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流之枯禪將至擿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回其

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帝之先乎敢併及之

荅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逖瞻宮墻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颸而引領向東晷而搖心顧空谷隅于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甸問舍昆池烟霞為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于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愛忘其醜尊諭奬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古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韵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附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

留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即又勞苦官務之縻莫敢追從是人生於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笑語偕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人何獨至僕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稅駕黠蒼周迴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却舛錯神巧希預為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奇有不在常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併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膚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愚取人乖刺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顓騃罔所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于足下者有年方其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為相如楊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秘府辭調敵乎金石頌聲叶于韶濩知足下為劉向王褒其人也至攖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閽閶于五奏攀琅玕而九死知足下為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

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
燦玄珠而流華寶淩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
下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爲誣諛之辭今
天下纓緌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
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于艷曲躭意于美色樂踈
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
而譏訕以爲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
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矇
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爲將求夫安
與適也古人載西施卧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
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
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
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
跡鑿石辨剥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
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
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鑠錄併曲譜書
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蟲有僻儒苦士白首

坐蓬藿日自纘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乎書於僕推羨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為游辭浮說互相羨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有道者不為也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其有所過聽以僕為可進于學為有道者之實乎夫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惰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為憂而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為既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乘閑講論俾就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後暇豫得好懷思猶異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並天下後世燦然睹楊氏為一大家傳之者將纘述如荀卿

孟軻此一段力量微足下其誰能勝之其誰能任之
僕淺陋何足知仰足下之高又不能已于多望惟昭
賜慈鑒察其愚而垂採納焉

太史升菴文集六卷

太史升菴文集七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神道
碑銘

於懿維公人之卓才頴徇齊昉冠弱觧順永言融且
焯浮英湛德匪糟粕横經設教寛兮綽青衿錦帶引
以躍晉江帛編競丹雘四始五際陋注汋潭巴竅蚓
堪一嚙牽絲蕝珠名既爚三提文印管道鑰生祠尸
祝思儼若金穀珠鈴展方畧南晏北粲寢夤榛出其

孜蘊見鋒砮凛比鷺鶖礪龍雀奏凱獻俘歸帝度宮
保憲臺本兵托宿止流逝關憂樂醳紱懸車反林壑
子和鶴鳴縻好爵榮衰順安還冥漠安陽瀧岡今古
韈豐碑桓楹辭無怍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堧世業錦帶
家餘青裀有開西坪實裒南川穿楊蕤殿掞藻花輒
珠聲玉價綺合繢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胸臆
輶車枹罕五鹿折角孤鳳高騫爰羞仗馬實陋寒蟬
帝闈頻扣王路期平我伉有疾子歸則遄蘭萎茅拔
龍蟄孰甄委之時命和以天倪我丘我厹我撓我泉
我歌我咢我齡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笥
瑞應文蠲高朗令終上壽隮玄昭宇覺視大霄丼瞑
石門欝欝蔚何琀琀發潛之光納幽之羨益部耆舊
孰紀英賢嗟欷來禩謅茲銘鐫

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惠
清且玄猗頫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孱辭
黠蒼之棠樹石森秋公才不試公德不既以昌其嗣
崖高谷深聊此幽系

##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胄孝感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戎徙起家潁興西泉始滇雲裒舉首多士銅梁輿頌播南紀竭而歸來藝桑梓首丘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利昆裳嗣疇社誰云者堪輿民

##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爲陝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里胥誤籤爲他李姓同族遂補黑衣之數移華陰之籍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

諱曰芳字庭光公生三歲而母氏見背鞠于繼母尹爰就外傅涉獵書史了其涯略以承耆家政不終儒業遂劭農蓬阡尚羊梁宋之墟而以學宦詔厥後賦性高朗洞無城府然立已峻而矢言直雖所厚善以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意在驩其新而無戾於鄉評人亦以茲多之閭閈有不縮者寧辱肺石恧見公云遇宗黨有破産者輒賑給凡民有厄難者必矜紓竟不責報年踰七袠鞠晨究夕飭僮傔飼雞豚稽田曆閱裔簫肅如郡朝笥有黼黻不厭葛越俎餘滫瀡靡忘糔糲袍朴見素老而不易如此有司請爲鄉飲賓

一再始覿日與同庚三數鵬耆爲逸樂之會鶴髮鵰
袍槐塢松逕容與歌咢儵然氛埃之表望者儗爲香
山洛社再見云嘉靖癸卯年以子嵩貴封中書舍人
後遇
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十矣戒子
曰正而行勿渝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否則日鍾鼎
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叅議過家公寢疾不
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爲茲孝所感
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
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即嵩今爲四川叅議女四人孫
男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元直孫女二葬於
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秦而遷祥符再徙奠
歸德爲鯤桓之淵豹澤之顛有樂仙隱始授畊廛豈
曰荒遯分地用天豈曰不仕子姓象賢豈曰不耀鵰
袍華鮮寔有佐之閫儀靜專養違于庭恩賁于泉是
曰有子伯仲棣聯競爽弱箇賦緊有偏孝友名宦幽
明兩甄相宅鷁飛妥靈牛眠卜云其吉神告之虔公
視桓楹予銘瀧阡載鐫史墨庸炤重玄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劍川州人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蒼頡餐駒齒千里

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
糟粕漉醇醪箐華汰粃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劘往壘
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蘊鴻蜚垂其翼狼跋以疐尾
興山俄止簣學海消流汜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潰水
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茱苡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
闔胡視其窀穸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將軍阡銘

梁將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爲志焉乃嘉靖辛
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峯食月朝庚辰卜日
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銳鑰錫歸翁離柎于先配
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將軍瓚士人蘇凌雲
胡鎰關廕子詔奉萬縣之狀請祏詔于滇戍逸史氏
慎鎮也從予久嘉其孝思作梁將軍阡銘其辭云爾
武節君氏曰梁儁其名系富陽繄先世累武功庑千
戶于山東征蘸川始遷衛大理君載十九當成化庚
子突弁承亂即奉篆視請減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
從亟返流徙夷箐孟密官擇撫使君不辭囏終濟戍
事銀卯實冶利孔罪梯潔入汚出盖罕良歸君爲主
冶五山白崖以溉阿村越歲踰朞潔已竣事人至今
稱之跡其在宗孝友肫肫毋氏阽危請命于神範金

禺像以祈親年禱而獲應有隕自天訖于永感終慕弗諼逮踰耳順退公養恬詠老氏書焚香閉門杖屨蒼麓別自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教子既成不負其勤辛卯仲冬辰下元甘瞑全歸于厚窀應樂神峯九靈原陵峥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卬浦脉緊屬文之胄蔽于蜀公之降嗣遥躅起布素膺章緑丞湖麋理鮫窟却脂潤鋭埃溽朅而歸灌畦蔽偃燄颸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禄郡順慶皇安福唐都埜文山麓鍥崇桓昭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焉諸執友往吊之嗷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嘅然而嘆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窅然而思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有震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醻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盖明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運巷舍者再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甄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
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鹻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剡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閔比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
詔嘉荅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
即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
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
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
和氣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

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嘖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
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
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己於地下云其辭曰
之子之才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鍔卒然遇之究魄
落牽絲發硎俶鞏洛平無漏網威無霆甘棠地近頌
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函關掎其角分城序績
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讒言驚師萬齦遏有開發
之自子作國是妥綏無獲落命也不淑鬼神惡天胡
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怍

## 段君墓碣銘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
徙自金城來宦未居積世有慶粤貞靖君谷蘭蚤芳
晩益沉馨隱之而文既學弗試既頴而異有茁玉芽
在我階戺山曰點蒼峯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
可祭於社可範於里譽也有試辭無圯已

## 鄒隱君墓銘

唯鄒開先考甫顗國封遠耀家風飈雕龍談天輥參
斐傳經翼聖左伍蹠梁門道鄉鄂柎韡纂懿流光表
仙甗有分者牒滇之娓儒藻適隱達亹亹水窓徑復
丘嵬磈日在龍豵月采朏迨茲玄宅銘昭庚

太史升菴文集七卷

# 太史升菴文集八卷

成都楊　愼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 柳池施翁墓銘

仕奚必膴歸以逸有子且孫願之畢壽周天甲逾其一曰耆終命卜逢吉天望地藏迓其室

## 萬松張處士墓銘

家于黃産于楚樟湖麋胥之宇系尚書徵信譜京兆尹寔厥祖貽孫謀光徽祚翁甫生早失怙在弱齡知慕古尋師資出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㦸科舉

爰辭師歸省毋儒之業隱之侶山熒彷澤沉滓醉僎
筵咢仙塢嬪於李嗣賢諝銅墨耀荆蘭舞耄八泰衍
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迈土德福箕仁壽魯
子又孫綿且縷千窀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嶁

南津黃君峻卿墓銘

黃徹之先自楚而蜀遠哉逞簡肅尚書亢宗光國聲
濯濯之子之生天骨早奇丱巳卓如叟駕材駒齒千
里八麗駁良玉不琱山玄水蒼渠追琢豁落峯岠振
古尚友鄙齷齪有不當意拂衣振手笑一握壯遊足
跡秦晋齊魯凌峻确悲歌激烈吊古戰場窮鸞朔酒
酣耳熱高談霏雪驚貫雹竭來維桑懸鶉乾螢厭朴
學寧能雌伏秤薪數炊刈藜稱張圖開局南津之涯
玩瀺灂壯心未耗歌咢調笑略細慤昃離頹景皷缶
絃絲混商緑希往達人遥興輕舉道有倬攺業夷澹
沆瀣夕飡正陽欵朝露溘及忽乎何適夢岱嶽影徂
物化泡影流電奔星約今古一貉脩翅得失奚足較
蕨山世仟峯環巒障抱鷲鸞桓楹豐碑封塋松栢蔚
如削以爲君宮壙睪填鬲固且確魂乎歸徠勿南勿
北迈堂幄辭以誄君刻之剞劂石以樂後百千齡烈
風淫雨毋摧剥

黃母聶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氏曰聶系出楚麻城移居蜀樂至父新以明經授黃梅尉調定海咸著仁惠母陳孺人有賢行定海公爲國子生時孺人夢鸞鳥入室遂育太夫人性仁慈明淑儉勤敬慎弗好侈靡少日儀範莊重儼具閫則定海公孺人異之比黃簡肅公初登進士尹龍陽張太夫人卒太夫人來嬪馬恭順宜家規度倫肅制費不蓄贏餘以恩御下張夫人遺女及子嵩方襁褓夫人煦濡手撫憫然常恐傷病滯下瀕危納懷中經月鼻創痛楚吻爲嚙之嘗舟次俄傳刼寇至家衆驚逸獨夫人保負嵩以無恐事舅姑誠孝篤至如劉夫人卒致情喪瘞其相公事封君尚書南庄公禮盡敬順屬舅氏已大耄病倚牀席湯藥膳羞慰安省定務先意導適舅氏常曰新婦孝他日耀吾宗矣簡肅公弟珮早卒婦馮寡居夫人禮之事從柔巽意常弗欲先繼而馮卒幼子巖與女偕稚愛同已出翊以成立巖就學成名女歸左參議射洪楊儀幼弟瑊常訓撫至長授室爲邑庠學員正德中逆閹瑾矯詔厲法以箝戒士類簡肅公狥翔藩臬遇代輟去夫人徐戒行省徒簡乘宿具芻糧旅出入罔識見偵事者問有

達官家來竟莫識也在榆林因簡爾公封上寘璠僞
檄中多發瑾惡迹激瑾怒誣邏者已載道公日待命
于庭太夫人聞之申戒密令治裝徐不爲動幸屢脫
駭機危阱亦天也在官廨謙損敦約常取粞雜藿爲
食紉緝敝裳貽織擘蚤暮辛劬至榮封夫人老弗易
故自牽絲至槐衮四十載得夙夜在公終身無内慮
至祭祀賔客物備豐腆粢盛器皿非經展視不以獻
宴享亦然歲時君外亦貽賛禴祀又樂施周急南都
有鄉人隕于旅資其孥使還食饑衣寒而助瘞内外
遠邇待夫人而濟者若柯人貧女子多取育擇善配



歸之曾見窶人於户外掠資物去太夫人憐之不言
且禁人無問其仁厚之德類如此壬午公逝後命諸
子耕學文業以紹先志恒舉先世忠厚積德爲訓最
惡輕囂之習曰吾欲汝曹如萬石君家不願如王謝
也以家政付嵩諭華峯行必敬兄弗爾雖孝於我我
不悅也華既學敎之加嚴日視行爲夜考習業華舉
壬辰進士歲庚子將之任守松江拜堂下命之曰兒
好居官勿吾慮然容聲戚華視太夫人之戚也伏泣
不能去太夫人力勉之至松乃遂嬰疾五月解官歸
復拜堂下太夫人曰兒松劇郡難綰兒歸甚喜然吾

亦欲汝歸甚樂則又謂華曰去茲夏吾狀元壻偕汝
姊來壽我今茲辰也喜汝歸寧得峯兒亦歸邪時峯
方待選銓部及峯歸太夫人又甚樂居無幾感疾則
又謂華曰汝可迎汝二姊來華又迎姊于射洪于新
都二女咸來寧太夫人疾頓瘳又甚樂居無何疾又
作於五月六日為太夫人生辰呼華兄弟與諸孫至
几下曰吾老汝輩皆在吾無遺恨然吾見飲酒多過
驕傲敗德汝戒之戒之惟先德之思自是不復言矣
癸卯五月七日申刻卒于內寢庠士周槩稽何衆論
述太夫人行為狀請于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巡撫東
阜劉公侍御巡按靜齋石公疏畧曰故尚書黃某遺
妻某封某者蚤閑婦道晚樹母儀敦儉朴以化鄉閭
恤孤寒而濟嫣黨茲馬考終宜加祭葬之典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開壙仍給喪禮異數也一時中
外咸謂太夫人荷承
天眷典禮備隆足徵德報云太夫人生于成化壬辰
享年七十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今封夫人子三長嵩
選貢國子生次華知府致仕次峯廕補國子生女二
長適國子生同邑王錦次適慎孫男若槐官生若桂
若松若楫若梅俱庠生若杞若榛孫女一曾孫男遺

澤遺愛遺安曾孫女五尚幼卜以嘉靖甲辰九月十六日合葬于簡肅公舊阡土橋山之陽慎先君與簡肅公少爲道義交慎早忝通家之子中年辱授室焉知家乘世德及太夫人之懿範爲詳乃按狀而叙之系以銘曰柔明婉敕閨範早飭女德之特兮祭養交力宗祊是職婦道之則兮孫子燕翼家聲四國母儀之式兮七泰壽陟福履旣億三報之食兮封塋植植榮庇窀聖千齡之極兮宮保橋稷過軫咸軾視此貞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葬碑銘

陳氏之先自楚而滇儒行醫名光遠以延五葉蟬聯百五十年繁祉老壽壽獨也天中和處士棋野逸賢非此其身耀在嗣傳生膺綸綍沒歸茂阡百歲同穴恩庇壤泉臥牛之岡西山之顛有消瀏瀞有峯嵱眠勒辭樂石過者式軏

明故文林郎樂齋譙公太孺人楊氏合葬銘

粤稽內譜華腹甲族紛以衆兮暖暖易塲訛譜贋諜亦已閑兮克國之譙千禩族居吾蜀鳳兮樂菴隱君鋤色銷聲玄理洞兮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榮亦重兮龍門精廬鸞綍貤恩服則衷兮齊壽合德百歲歸居

耀墋賵兮靈陶鍥銘封阡贈埏佇鼎虹兮

姨母黃淑人墓誌銘

吾姨母瀘州衛昭勇將軍松潘右叅將蒼雪韓公恩配淑人黃氏臨終顧命二子曰得吾三姊子狀元楊慎銘吾墓吾則心死矣是時慎以罪戍越在滇陰音驛不達塋後十年乃以戎役過瀘始拜吊于家表弟指揮使適甫州學生述甫以遺言告慎出貞隱飛霞君所制狀屬慎銘乃據狀述其大者淑人爲雲貴提學副使眉山黃公明善之女姊妹五人長適眉州引禮熊琦次適長壽御史周蕃次爲吾母次爲淑人次適香河丞崇慶萬衡淑人諱惠端字莊閨以成化辛卯三月五日生于京師之太學歸嬪于韓實乙巳歲既歸無幾時即主家政於時囊裝奩且甚美內宗咸羨其無驕蒼雪乃翁君穩公時在下僚有羅織索賍者倉卒不能應淑人即傾笥畀之內宗咸難之石穩解權家居事舅姑滌糒極豐偵知其脫簪珥服飾舅姑亦難之矣蓋淑人之懿行立德自于歸時已然四十餘年上事尊嫜及叔姑妯娌以逮從子男女宗族尊卑內外黨戚凡婚媾變故寒暄朝夕種種事綜理斬斬若有司郡朝然以相宗子之責爲賢宗婦最蒼

雪公立家綱整爾每戒嘻嘻之吝耆僕不容綌絺以見嘗以嗣鄭淑人爲置一妾御見之夕蒼雪以其更衣之駛遂還之故家法爲蜀中所稱實淑人相助之力也家廟時祀尤敬且如禮至晚年衰眊猶不廢焉推原其自外祖黃公夫人徐氏姆教深矣姨母嗣育孔鄭幾妖幾嬪僅存一女桂卿儲姪子恒甫爲嗣忽得異夢神告以陰德當有後庚午之歲年已不惑是歲膺

誥封而二子適生即適甫述甫也咸以爲積善之證云桂卿嫁爲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大臯大阜女孫大槃卒以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日塟以丙戌十二月十二日墓在方山回峯之戊辰岡去祖及總兵塋皆咫尺合窆于蒼雪公禮也銘曰維列祖黃宿儒之英太有時名而家範夙成姻連之賢聞于列城豈獨簪裾爲榮且盈淑人之懿女士之行無忝所生既壽而康全歸九京內宗遺範視比桓楹誰其銘之慎也彌甥

亡妻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王氏父禮部主事諱溥母朱氏王世爲龍州宣撫司人禮部公早年能以才名起其地繼以科第

望其族令完縣有治行在儀曹多文藻大獲鑒譽於
丘文莊公一時名輩咸願交之家君尤與爲莫逆遂
結婚姻之好安人許聘予實在兒齒未幾何喪其父
憑棺號踊絕者數吊者哀哽賛其至性時五歲也年
二十一來歸予于新都每嘆不逮事先太夫人黄對
予常嗚咽流涕既至京拜尊章後克脩婦職繼太夫
人喻曰是善事我順於娣姒情如同産甚予女弟二
人紉績組紃如未字日癸酉太夫人喪從予還家途
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得躬奠朝夕每正几正室拜
餕其旁如生禮至家三年哀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
子耕耕殤哀傷成疾無月離床閾丁丑予滿初命被
恩綸受安人封以疾滯踰年未得冠帔見廟是冬予
在告歸安人自幸得見其母心切喜至家疾少愈然
未去藥餌也忽晨興告予曰妾夢不美恐不得久侍
君子也又曰聞長者言女病忌生後妾生辰在五月
二十七日今越矣予怪其言曲爲寬譬然自此日沉
滯以及危殆呼予與訣時適報客至安人猶曰遠親
在門不可以慢君必出應之言已不復出聲少姑太
孺人蔣問所欲言張頤揚指而已至夕乃絕七月七
日也享年僅三十二悲乎悼矣安人生爲孤女終鮮

兄弟而孝敬出于天性爲婦十二年勤生儉用以佐理有家待下有恩予或時督過侍媵亟爲解釋之令節家宴未嘗着重綵内親或謂曰家世禄身命婦何苦自約對曰數衣則敝敝必製新恐其殄靡非所以稱君子之清範也聞者三嘆其言安人數孕不育恩恩者副室之子也彌月毋亡安人以爲已子鞠而翼之過於所生人以爲難嗚呼天胡爲殲我良配乎生相憐死相捐予情曷爲其有已邪於其塋也誌以告哀是歲爲有明正德戊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恩波之淵中有封塋蔚何芊芊婦其從姑既安且堅



妥如千年予銘可傳予悲不可鐫

孝友後華李子玉譜

前渠藩伯謂慎曰嵩亡兄崑字子玉者實嵩受學師也根道桉秩鈞河擿洛崇古刋今謝華啓秀雖綴時義力去陳言多祖止齋之鴻裁効龍川之駿發守恒者縱脰而詫知音者擊節而賞謂拾一第如摘髭矣文增命違竟以齎志天性孝友痛毋氏早世每春雨覆壤霜辰掃松拍張擗踊如袒括日見者爲雪涕事嚴君色難之餘早李新氷首醑甘脯千里必致親未嘗不入口也後應貢有勸令就選學官又謂且留止

試京闈子玉曰吾非薄冷官不爲亦非舍畿觧不取垂白在堂一弟繫官于遠誰與就無方之養昔人不以三公慱一日吾寧捐百年以奠一日乎竟從依親之例歸與弟同試于汴弟升而已沉欣然曰弟得之即吾得之也同留汴久之先歸爲拜慶酬賔具弟赴禮部又偕北上弟官京師十餘年時單騎省之雖竺寒酷暑不避也其孝且友如此年五十六不禄自述一篇滔滔千百言與弟永訣窀穸之日送者無不讚其生而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請私謚曰孝友前渠公篤倫尤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之以附于樂隱公之岡側追爲之讔曰天之生材實艱而成之又艱文運之關而時命亦關也往古中寰才富命慳如後華者亦多其班高車一雋而九頑良馬半豆而十贇載在簡册册青罔刪徵友弟之高義盡肉好之觖環爰徵讔於逸史吊豁青於空山將鐫鏤於楹石招毅魄兮庶還

貞靖李君阡讚

乾行有終曰貞正直共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寔公是之默定誨人遺矩蔡蓍長民流奠衡鏡徵官師之尸祝著秦蜀之謠詠早釋紱以辭榮載褰裳而順性

紹兩馮之清聲戛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幽冷隱蒼碧兮峭倩歌嗟來兮返真誦歸去兮委命悵生芻兮空谷悲漬絮兮遥迥揭豐碑兮鍥辭昭桑梓兮景行

宋宜人銘詩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帨辰嘉中秋前夕生禀婺華端慧靜莊閨範自遐歸逢其良樂隱君伉輔翊夫子孝敬姑嫜躬操爨餌丙夜不遑二親大悅怡怡相將與更三十數瘠終喪周恤姻黨何有何亡不以富窶而判炎凉凛秋寒朔手自澣紈以先姘媵劬勞悉亡嘉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五袠塋之連岡既有賢嗣英蜚名楊恩贈有奭幽穸寵光孝哉賢嗣寒泉思長爰鍥翠珉用昭便房

太史升菴文集八卷

# 太史升菴文集九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 祭劉文簡公文 春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峻極實生偉人天生我公
匪邦伊世在邦爲珎在世爲瑞三禮首選鼎魁及第
摛藻天庭敷言近陛有頰文苑蔚爲儒宗講金華而
議白虎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辭直筆大雅古風隨仕
階而譽命思職居以效忠乃陟宗伯乃掌邦禮公德
寅清公秉簡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酌言可施違覆

堪紀宅憂詔還總已留鑰報政來朝帝念舊學視草
西垣演綸東閣維
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宅俊寤寐英賢公才公望孰
與公先天不憖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爲吊閭嗟
兮梁木霜稼已俱區中之緣永絶蒼生之望遂虛嗚
呼仕至八座壽登六衮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
極在公者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憾在議者則
爲世爲民重以不滿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東川
敬陳薄奠以告祖筵

## 祭黃簡肅公文　珂

國有老成鄉有耆英生有全節歿有令名揚休垂烈
公則允備視履考祥誰能可儷觧褐筮仕出宰龍陽
拯荒活殍惠流江鄉中臺明揚憲綱始服用師夷落
遂紀戎録剪其鯨鯢不擾旄倪脅從嫗煦徼纆觧携
剽掠克級斬狥行列威惠交暢人和師捷提旅朔漠
開府河湟禍起藩屏公不勖勸赤羽四馳皂囊八事
威聲先揚大師克濟偽檄數罪公為上通姦豎側目
幾觸患鋒幸逭阽危實有神賛跼蹐虺蜴大雅所歎
兵起潢池近在伊瀍
天子命公饟道攸專取餔豐厨旋師衽席飲至論功

蔭子增秩公在本兵逆藩方熾熖爍縉紳賂滿闇寺
王衛請增公曰不可匡持違覆是固在我主者力欲
封章潛成吏持牘上公不署行確乎山立不可鼎移
丹青煥節天日昭知留臺掌憲司空晉位公不可畀
屢章祈退返我初服樂被南津親戚情話歌咢閒身
我田我里有孫有子日昃大耋不戚以喜齵然笑逝
是曰考終有司訃奏震悼
宸衷贈秩垂恩加祭賜澤乃命司空載營玄宅禮有
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裨銘功
篆德後千百年永堵無極蕨山東麓欝何嵬嵬公不
可作公名不頹慎早忝通家復室公子黃楊之穆有
自來矣始也迎婿拜公於阼支節命筵負几酳爵繼
以使歸再拜公家留館移旬遠送江涯曾幾何時忽
已隔世哭不憑棺潸焉揮涕虞殯萬里不聞其音寄
辭告哀奠公未歆

祭黔國恭熙公文

於貴維公元勳隆只重牙襲纛弈世庸只開府征南
銘勒陟只三孤簡在宮保崇只於富維公鎪千鍾只
大賚鼎來珎賜克只三錫自天叶師中只咄往魯侯
頌駉駉只於才維公黥黥工只巨榜綽楔徧籍踪只

揮毫刻燭綺思叢只璧陰對賢昕夕窮只於德維公
謙以躬只雅歌投壺屏絲桐只室靡姬姜澹以冲只
柰何乎天命不融只奄逝于忽環滇恫只靼宅聆赴
遽殂凶只棟折柱傾維悼公只憶曩追昔殊遇蒙只
折簡問奇餼賂豐只招提曲宴情丰茸只涕豈無從
維懷公只脩怒有定數其逢只彭殤椿菌均一終只
生榮死哀孰齊同只丹旐翩翻輀輪東只邺典遥臨
返葬酆只肖貌巍廟名輝彤只絮酒蔌薦辭寫衷只
公靈孔熒庶鑒恭只

祭蔡戎石岡沐公文

我識公面自於徂滇觧龜卸鵲狎鷗戾鳶欣然交臂
夙契若先班荆華屋傾盖榮椽一水詎隔六鄰奚延
不鄙謂我同聲相宣清風朗月寒旭凉烟興言命駕
嗒爾遺筌形既蕭放心罔懸愆頹山酌羽流水鳴絃
非梗胡泛無膏曷煎有懷者音輙走中消有間者濶
遙騰鷁戔公嗜吟詠選頃成篇露花濯錦璧月涵淵
公閑翰札摹素臨顛金生玉潤芝茁蘭鮮公珎繪事
充棟盈枅購求罔恡賞鑒無前公躭典籍業若門專
當劇假逸在痾忘痟公有池臺山椒峯巔謝舟阮屐
松席蘿筵公有子姓瓜瓞嬋嫣九荀爽競八士名駢

可以忘老可以長年邁齡五龍弄丸雙玄坐致蓬丈
相期偓佺天胡弗吊承凶忽焉我公是依公忍我捐
川有逝水壑無藏船昔來謁公鼓音闐闐今來訊公
銘旌翩翩英魂莫招哀淚徒泫矢辭一誄冀公享旃

祭毛以正文亨

維正德十年正月日同鄉友生楊慎謹以薄陋魚菽
元奠致祭于亡友鄉進士毛君以正之靈曰嗚呼以
正命止斯邪丙寅之歲如盍朋簪君勝已者先鳴甄
林私試夜稿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心從君既
允知君益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朝薤暮鹽商古確
今昏睩倦吻傳癖書淫有疑相叩如鍾起音有辯相
難如琅應琳豈曰阿私流輩所欽五上不第文工命
戾十年旅人中途長逝囊無餘資以充楔襚家無薄
田以供時祭妻寡疇依子女幼歲人世之苦于君亦
備如何不淑欲問先喟福善壽仁此語何昧予昔南
還在疫煢煢君遠送我西出都城別幾何時寒燠兩
更數數來書時時寄聲相勸相勉令德令名言猶在
耳遂隔死生寧不悲慟有淚填膺君昔與我著述是
期綺言豪訶語病必毀君今已矣誰正予辭君昔與
我道義相佐投以盡言不隨衆和君今已矣誰箴予

過馮江之原埋玉翳蓀誰最潛德以賁重坤分雖麗
澤情猶篪塤平生交誼惟君也敦悲君雅志念君微
言奠君以文庶慰君魂君如有知來享此樽

祭洪易之文

我行其滇吊影瘴烟式賴斯文以慰徂遷之子之來
多士寔先屈指于今十有四年子在家庭人稱孝子
横經紛綸又何隹士不沾一命溘焉以死天豈有知
兼閟其嗣坎也士封蕭條畝宮喟然傷賢涕豈無從
壤樹矗矗崖石崇崇寄我誄辭酹子幽宮

祭彭子冲文 汝寔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峨挺生古則淵雲儷跡今則
安徐齊名氷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之鳴
蜚聲里選標錦禮魁仲舒裒首賈誼秀才筮仕聿始
式登諫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堙井埋輪
善善之周邪鳳胎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康陵末造
禮云紛起危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靡他中立不倚
徵典抗章通郵書史匪叶于今乃稽于古考衷自信
見怨于下旁午糾棼會逢其怒鴟鴞爭鳴鰍鱔翔舞
羣飛刺天積毀銷骨我轅既摧我馬亦蹶楊子岐悲
阮生途哭栖丘飲谷退脩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

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鸞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
徜徉永年圖史簡策自樂其真忠信篤敬允書諸紳
兊山之陽三峨之濱願言卒歲行歌及春日奪英嗣
天耶人乎君弗過戚猶東門吳謂天無知作德不孤
謂天有知乃如是夫昔予遐謫遭君南國言感北風
相顧動色執手河梁慰予努力驅馬脩門索居絶域
念自分携每勤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君身沉冥
君行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為進于役有期過嘉忽忽
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懽百篇朝發相會慘顏
相思皤髮別君未久訃音忽傳乘鶴化去騎箕上天
既扃夜臺永隔玄泉臨風把劍傷心絶絃嗚呼夫子
自免歸居華問竺行亟騰騫書賀者在路吊者在閭
君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賚志欻安歆徐天則人愍
人其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生所得孰多
我我山色湛湛江波視君豐碑千古斯那

祭汶石徐公文　越

賊酋跳梁句町東犬狺鴟張羣嘯凶據印産城恃徑
巃
當宁赫怒命即戎積有歲年罔敉功東郊不開南路
壅誰其當之汶石公炎暑毒草瘴厲蔽飈回霧塞天

夢夢吳戈犀甲罹麋罘劍鈇鐔兮馬亡鋏槊血滿袖
袀服紅先軫狼瞫古烈從嗚呼男兒可怜蟲蒐魄毅
兮爲鬼雄忠靈上訴天爲沖小醜殄滅獸之窮凱捷
不日奏法宮楚聲髮公大招同永歎出涕傷予東公
乎歸来
帝褒崇國殤尸祝留南中嗚呼哀哉饗此鍾

祭在軒胡公文　廷禄

嗚呼已酉之春余謫滇雲君来温泉實始識君清標
玉立雅韵蘭芬契以莫逆交以論文君出宦遊未幾
解組膴仕不齊直道多忤卞璧自珎昭琴不鼓庚桑
深居泄柳閉戶城闉如林松竹爲伍謁謝連墻步絶
公府於我獨親蕤圃德鄰昆明池上高峣水濵或来
或往匪日匪旬我倡君和東主西賓雪飛瓊樹風起
青蘋篇裁綺緻思入清新余奉戎檄暫歸江岷承君
凶問迸淚傷神白馬故人青烏阻送宰木成陰宿草
以葬維甲之寅在冬之孟忽感熒嵬来入余夢哀鳴
酸嘶寄托鄭重覺寤在床落月滿棟精駐爽存箕騎
飈鞚塞黑楓青江空水凍帝宸高迥鬼伯啄弄驚鶴
怨猿吡鸞靡鳳情切范張盟寒沈宋君詩可傳君詞
堪諷蔵諸名山副在洛誦誄云辭云聊以代賵

祭王壘王舜卿文　元正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仗同三進而及霤嗤蒙梏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紛巧簧之易如慙面甲之益厚違天顏於咫尺褫龍章於闕右落孤影於清潯下承明於紫宙予子子以無依子煢煢而在疚聯艅艎於潞水竭嘒囈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於蓬席忘饘粥於昏晝苦吊影於罔兩耳生涯於鼪鼬君違秦而巴僝我去蜀而滇僽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限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彀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迓訝髯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嗙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於西林主北道於東阜發孤笑於羣憂伸眉顰於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雊雜懽悲於須臾類栩夢之一宿汨甲鼂以吾行牉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旅巢嘅河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留而巳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於兩間恒接構而心鬪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遘巾柴車以碧紛

幪駑駘以朱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蕙茂豈黔
驪之混施兼造物之垢瞀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
馬咎惟珵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衆芳馨於皎日
等塵刼於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
吞兮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沐九華文

我之與君兩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勛建牙君家兄弟
奮藻聯葩顧我於逆旅慰我於天涯步王孫之綠草
折放臣之疏麻命駕於滇社之館載酒於昆池之槎
或會宿於仙村或倡和於太華投分綢繆情文交加
三紀于茲百齡期賒何露薤霜蒿之埇壍逝水舟壑
之谿研悵宿離之不貸悼單閼之日斜王樹棣華之
屢喪愍凶遘厲之紛拏死生契濶九原之遐阻于城
府莫紼輀車陌楮翻雪蓮酒流霞灑淚遥奠靈其歆
邪

祭用貞弟文　恒

嘉靖年月日大理寺副用貞四哥卒于家兄　慎　有
罪戍在滇是歲八月二十三日憲長高太和來始聞
訃音山川萬里又屬禁嚴不得奔赴歸哭爲文以寄
奠嗚呼哀哉其辭曰維弟之生後余六齡内昭爾質

外篤爾形孝自性成友亦天畀愉愉爾容怡怡爾愛
先妣見背實已未春嗟爾孺慕如老成人觀者嘅嘆
占其非常弱冠登朝近侍班行親切龍光進止魚雅
鳳毛翕譽人無間者仕優而學退食自公洽聞強記
貴異賤同爾職既清我官亦暇晤言從晨散帙彌夜
學厭俗近志追古初秦漢前陳末代屏除楷札師顏
緣情效杜有弗肖似匿不流布清言河漢時出驚羣
玄著亹亹孔昭于聞嗟余契合匪懿親厚視余猶師
視爾如友藐指吾瑕道弼余違在戴比德于謝方微
大人明農復我邦族爾亦引痾侍養在告胡天小淑
溘露先盡未徂黃落甘此蒼隕嗟嗟骨肉遂成古今
奔阻于遠曷置余心念昔在京逢天之怒我處幽圄
爾泣窮路兄弟索居乖絕岷滇五年于茲百憂交纏
留我手足止承杖屨爾今逝矣余將安處呱呱遺稚
始勝童衣念焉及茲營魂馳飛日徂月流將歸原窆
寄言哭奠死生異域

祭叙菴弟文 惇

我生與弟先後之年呱呱而泣形分氣連夏炎合簟
冬寒並氊母携父抱隈濕就乾八歲就傅雙筆一研
嬉戲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跬步共磚羲經魁選

桂籍登仙彤墀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世稱象賢
聲華籍籍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淵歸兮屏處
幸矣天全約耕別墅鄰原陌阡圖玩太極琴悅無絃
養吾性道耘已心田交絶郡縣力娛簡編象外冥理
區中謝緣有子承家業繼門專復育襁負瓜瓞其綿
七袠將隮我歸自滇兄酬弟勸翕樂罔愆掀髯北寺
握手東田觴我於庭群從孚攣軾轍閱王謝嬋嫣
劇談飛屑倡和珠賓俄而瞪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
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為凡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
具爾凋喪門祚中顛又弱一亍何忍余捐嗚呼余生
則先弟亡則前前後存亡誰質諸天而今而後遂隔
壤泉余辭有盡余悲曷鐫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自楚徂蜀奕葉愈芳亢姓起宗
自簡肅公實有內助婉婉溫恭籩豆敬齊之禮琴瑟
靜好之風緊太夫人之德之從訓昭女叟教叶公宮
鸞褕象服鳳誥膺封椒禁屢朝于贄栗蔗境齊壽乎
喬松惟太夫人之福之隆晨庭趨鯉夜藥和熊賓桂
葳蕤乎蘂榜謝蘭蕊蓋乎英蕤申國閫中之嚴訓漁
陽上谷之雝容家聲為環海之星鳳物望世中朝之

人龍寔太夫人之教之功宜太夫人之壽之祉之享之密也慎對日之年早忝通家之子泮氷之歲遂辱授室之禮竭來罪謫於戎荒一紀未登乎仙里前茲于役稱觴壽筵今茲赴假執紼墓前想懿範之日遠泗悲淚於寒泉拜祖奠之鄉躅望封塋之欝芊儵光靈之易逝傷辭誄之莫宣

太史升菴文集九卷

# 太史升菴文集十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 跋越絶

或問越絶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絶篇之言乎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衣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

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
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
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
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吴平也不然此言何為
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
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黄絹碑其著者也又孔
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
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隣云云隱其姓名於參
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兹書之著
為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徽矣得子言乃今
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越絶當作越紐跋

越絶一書或以為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説也而越
絶二字尤非解者曰絶者絶也謂句踐時也内能約
已外能絶人故曰越絶又曰聖文絶於此辯士絶於
彼故曰越絶二説似夢魘譫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
而已王充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
吴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吴君高作越紐録紐即絶
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雋之例也絶字曲迂不通而
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吴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

人知之盖觀書者鹵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余始發其隱然即其書以證其人以訂其名非臆說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樂聞之乎

跋趙文敏公書巫山詞

巫山十二峯在楚蜀之交余嘗過之行舟迅疾不及登覽近巫山王尹於峯端摹得趙松雪石刻小詞十二首以樂府巫山一段雲按之可歌古傳記稱帝之季女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宋王本此以托諷後世詞人轉加緣飾重葩累藻不越此意余獨愛袁崧之語謂秀峯疊嶧奇構異形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睇不覺忘返自所履歷未始有也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已於古矣尋此語意使人神遊八極而爽然自失於曄花溫瑩之外欲以袁意和趙詞以洗茲丘之黷未暇也乃臨松雪墨妙一紙邀曹太狂作圖藏之行笥為他日遊仙興端云

跋新刻水經

吳中新刻酈道元水經規制裝演甚精但誤字苦多耳誤而相似魯魚帝虎猶可改也所恨為淺陋妄庸者以意匠擅加筆削如立碑樹桓本桓楹之桓今乃妄改為松栢之栢枉人山本名枉人已見袁江南賦

今乃改枉為柱弱年崽子崽子改切楚人謂子曰崽
今不知崽字妄改為弱年女子熒山刋石妙在熒字
今乃改熒為焚何異小兒語耶

跋李陽氷篆書謙卦爻辭

陽氷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
餘多構別體乃以訥代謙按說文訥多語也从言冉
聲地名有訥邯縣汝閒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
相去千里乃以充乏衒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
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為識者所勘邪

跋韓石溪所藏九都圖

此圖為宋宣和院畫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縑
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
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殊乏精工此圖樓臺城郭浮圖
水石綽有唐法恐非虎兒所能企也其云江山萬里
亦非也濵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九都賦圖張平子
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吳都魏都及徐幹
之齊都劉劭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唐人以九都賦
為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或其粉本之遺邪中丞
南充韓公石溪藏此圖以示慎故輙述所見以印可
於大方之家云

跋吳中新刻世說

古書轉刻轉謬良可惋也近吳中刻世說新語右軍清真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改作諸人之美聲鳴轉急改作聲氣轉急少有義學改作少有學義皆失古人之意聊一道之蓋不能盡

跋趙東山春王正月辨 三條

昔趙汸左傳補注辨周正改月之證引據既博分析又明可為不刊之論定千古不決之疑獨恨其書不傳故謹録之然有一條未引今特著之按文選所收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也其曰王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此詩文景之世所作也按漢書高祖以十月至灞上仍以十月為歲首則所謂孟冬乃建申之月也故有白露秋蟬之語蓋秦不師古以建亥為歲首無謂之極漢制大抵襲秦故首十月非係十月至灞上也秦之繆妄不足言然曰此可考周正改月之驗何也秦上承周秦以建亥為歲首而謂之春故漢代仍之建申之月謂之孟冬矣周人以子月為春從可知矣至漢武帝始用夏正以寅月為首故其詩云孟冬寒氣至朔風何慘慄此孟冬亥月也故有北

風慘慄之語武帝以後之詩可知詩可以觀詎不信夫

又

周人之改月無可疑者後世之疑者獨謂詩之豳風用夏正及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致疑爾趙東山謂詩乃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是也然未盡事情也如今之制官府文書官職稱當時之名而詩文中稱吏部為冢宰知府為太守又地理之名稱四川為蜀陝西為秦此最明證可知者故不厭博引傍喻也

又

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可證蓋周人改月之說唐人不辨而自了然而或以為改或以為不改起于宋人紛紛多議論之口耳

按趙子常之說本于資中黃楚望而加明晰焉但其書今亦罕傳故具錄而跋識之非欲勦說襲蹈也

跋劉南坦峴山圖　元瑞

蘭亭羣賢少長咸集竹溪六逸賓旅無忘曷若香山詩壇月泉吟社釋九愁而遣五噫具四美而幷二難

地則秔稻交疇里寔桑榆蔭道春遊秋豫潮往汝來
山堂仍襲峴首叔子之名畫圖工摹天目王孫之舊
緬懷古昔繼在今斯僕依鳥為儔魑魅是禦臨文景
仰問訊踟躕高步九州徒有子建凌雲之想神交千
里慙無長房縮地之能狼跋其胡鶴鵾長引矣

跋張愈光結交行

禺山張子愈光髮益短才益長齒日衰詩日盛近作
結交行凡七百八十八字紀海內交遊名士著升沉
感今昔蓋高允同徵杜子美八哀之遺意也又作六
言三十首七言律八首寄予小子則又元白蘇臺皮
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
興口占又不可以更僕終或有工於詆訶者曰是不
亦多乎哉養生何以詩為也楊子解之曰養生奚可
廢詩也魏伯陽參同一編實建安之先鞭陰長生自
叙三詠乃風雅之後乘不知昌虛中無論鍾離子養
生奚可廢詩也或又曰為政何以詩為楊子解之曰
為政奚可廢詩也重華作歌臯陶載賡神禹有訓五
子爰述為政奚可廢詩也或又曰聖學何以詩為楊
子解之曰學聖奚可廢詩也孔子刪國風雅頌之詩
立溫柔敦厚之教楚狂接輿而歌則欲與之言鮑龍

跪石而吟則亟為之下學聖奚可廢詩也子誠有喙三尺予亦試訊一言也豈有騃仙人瘖道學聞有青錢學士矣未見黃觚少師也使伏獵弄麞比翼於鸞鳳是屠羊牧豕皆可為夔龍矣或者之語乃塞禹山之疑乃醳遂銘其座右曰詩哉明哉詩哉明哉予以此忘情以此養生以此為政奚其為為政以此學聖奚其學學聖

## 跋七姬帖

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為第一所書七姬帖文其冠絕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蓋出于潘之逼之謂不幸則可非狥節也平居則獶雜子女而漁聚之一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經之潘之惡甚矣宋之書人多珎之故其帖盛傳適以播潘惡耳元末士風類如此上下荒淫載胥及溺欲不亡得乎余舊料其情若此近觀高季迪吊七姬多麗詞云倩嫦娥呼天試問如何向人間生成尤物等閑又把消磨揉羣花亂飄塵土毀聯璧碎擲烟波漫說無雙傾城曾數八人少箇六人多一般樣細腰裊裊高髻峩峩奈干戈筵上艷曲翻做帳中歌忍教受項纏素帛渾忘記臂結紅羅翠被都閑玉鈿盡落蒐遊應去馬嵬坡誰

能發香囊解看怕肉尚温和堪腸斷空樓月落廢院春過其事情信無疑矣吁可憐哉

跋自書小楷春興詩

目有玄花久不作小楷夏日寂居無事乃試一為之李重光云壯歲書亦壯如嫖姚十八從軍擁千騎凌沙漠目無全虜老來書亦老若孔明以白羽麾軍不見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信斯言也若無白羽之能祇見皮裹入土空耳余此書將無同耶書成不覺自笑

樊敏碑跋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而此碑之末續書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石為一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鐫以一代貴臣文宗而親雕鐫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顏魯公書桓令家僮鐫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或云伏靈芝之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庚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異魚圖贊跋

予作異魚圖贊間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

蟲魚定非磊落人乎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為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掊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蟲魚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為不肖護躬之符可笑耳悼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麞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

也夫

太史升菴文集十卷

太史升菴文集十一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青城五隱贊　右范長生

范公英英炎漢挺生韜華金德潛光玉恒讓王媲美洗耳偕清漸逵鴻羽孚陰鶴鳴

天授韜奇入林結茨鳳兮翩翩麟之儀儀年百廿歲有嬰孺姿山癯淵槁奚可同之

右譙　定

岷山逸老藏用隱賢執范寂袂拍薛昌肩高吟弄月
長嘯揭天遺蹤何在白沙瓊田

右勾台符

白雲先生六詔不起乃如蒲芝聯德敵體孟光同曜
栁妻遺誄有婦人焉五人而已

右張俞妻曰蒲芝

自賛

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諒無補於事業要不
負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詠擊壤以終餘年
天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冲
而盈寵爲辱平爲福者邪

昆明鄭尹陞萬州守歌障詞

瓊琯南溟帝稱奇甸銅符左篆天假德星既妙簡於
鴻恩宜特申於燕賀恭惟某官冊山瑞族赤水名駒
南嶽岣嶁之奇英北斗尚書之家世箕裘軒冕合有
聞人衣鉢文章克紹前烈難兄難弟麟儀鳳師
師大馮小馮印纍纍而綬若若緬茲昆明望邑寔惟
滇雲具瞻牛鼎烹鷄置器固難於適用蟻封試馬未
久已見於非常宰號神明政成卓異生明作肅百務
不留治劇剸煩一訊如響扼武夫之吭而奪之氣懾

豪右之膽而服其心衆謂空谷足音人擬中臺首召
京洛雲山外方佇來儀乾坤日夜浮暫勞坐鎮摶風
以上眷然瀟湘之故人遵海而南行矣澄清之岳牧
慎殊方倚玉逆旅斷金魯擊柝之聞郫幸邇仁里楚
餘波之及晉久庇德隣琴羽未張輜騑已駕何以報
之青玉案庸假填詞我姑酌彼黃金罍聊申雅餞
昆明春水盈盈渡咫尺又銷魂路金馬碧鷄遺愛處
臥轍攀轅留綦解珮望望仙塵去○鵬海鯨波天一
柱紞紞鼓聲催欲曙金紫重來還肯許帝加三錫民
歌五袴早沛清時雨

亨衢陟明歌障詞

巫岫鍾靈巴月遥輝葉澤吳興媲嫩滇雲迥化蘋洲
五牧詞人名流堪讚循良君子信史宜書恭惟雲南
大邦伯鶴峯郴先生神峯瑳峻學海珠澄夙蜚聯花
温瑩之聲早膺蘂榜蘭臺之選雲端首郡天徼名區
襟帶禺同咽喉庸濮控南詔西番之險先東洱北勝
之雄
帝謂殊藩人推奥府官當方面任切股肱咻民于懷
協留老蔚宗之謔束吏若濕笑成晉宗資之謹鹿逐
熊以隨輜馬如羊而却廐清崇蘖節威服卉裳鈴閣

晝閑地有春臺之樂鉛階星閒家無夜户之虞爾茲
雨塊風條兩岐興漁陽之詠猶彼苗螟葉蟘三秀繼
宣房之歌政成不待三年歸猶就水德流已匪一日
速比置郵亨衢屆期陟明行覿蝸髻鮐叟曷形容于
舞之蹈之鳳驛蛟衢難挽留于攀者送者假麗藻以
展采揚馨芳于聲詩調歸朝歡爲祖道贈
秋盡汀洲蘋未歇掩映荻花相向折一枝好贈朝天
人還如鵁鶄樓前雪瓊凹連玉凸五城邊銀爲宮闕
墀聲寒非烟叢裡卿藹瑞雲纈○五馬驕嘶虬漏徹
鞘靜珮鳴鵷簪列朱衣引隊奏彤幃天言清閟尭階
切俞音傳袞鷺賜金增秩干旄孑把勲名昭回青簡
身許稷和契

賀薛曲泉撫臺旌奬帳詞

冠恂再借敷青陽百舍之春黄霸重臨沾靈河九里
之潤政首支郡績最中臺民瘼下蘇譽命上逮恭惟
其官政賜也達守夷之清治所臨而有聲課每上而
輙最處煩不擾在劇能劃勞以身先風行草偃雷在
天上雲行雨施消周雅之蘊蟲斥岑瑜之泥鶴七戒
三齋既禱千倉萬寶可期況才識疏通兼政事練達
佐郡而譽望洽署瀘而廢墜興上上之考特旌元元

之論允協慎也卜茲榆社實庇棠陰徐孺子下榻於
陳蕃既輝蓬蓽陸敬輿傾蓋於姜輔實仰帡幪居邦
事大夫之賢猥從鳧趨之後原田聽輿人之頌敢爲
燕賀之先
青陽有鄉喜五馬重臨江陽城郭南定雲開西岷波
靜簾捲風清幕旱寇化爲甘雨露禱不須泥鶴兆萬
寶詠千箱四野豐年如約○斟酌魯見說老手劇郡
利器無盤錯犬吠花村魚遊春水桴鼓長閑却佇聞
考績徽垣復報薦名荷橐計晨夕鸞遷燕賀金明紫
溼

送薛曲泉之鎮雄勘夷手卷詞 名治

右調喜遷鶯

澄清德水天開龍馬之湖洋溢恩波春滿魚鳧之國
在民嵒而堪誦叶公論以無踰緬惟馬湖少邦伯曲
泉薛公淛水奇才鄞城甲族鈎河擿洛擬竹箭之穎
資騰茂蜚英呈天球之秘寶升從赤縣出守朱方西
陵有召父杜母之謠南巴分九里八鴻之潤自公覆
露蒞茲江陽在昔歌廉薄言觀朞月之仁政于今借
寇奚必分刺史之真符北山賢勞欲息踊躍用兵之
策東臺板命須仗填寬迥駕之行昂昂千里駒笑鄙

夫畏首畏尾蔚蔚九變豹俾小人華面華心惠我無私式遄其歸是祝贈公不拜未占有孚則然聊申蚓竅下里之歌用代驪駒在門之什

借寇歌廉春有脚皂盖朱轓輝映江陽郭一哺清泉斟且酌候人無事閒鈴閣○瘴域嵐方勞鎖鑰靜柝沉鋒虎兕成鸞鶴風颸歸旌詩滿槖休逢竹馬兒童約

右調鳳棲梧

##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弋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襭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

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于梅之株氷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 倉庚傳

梁武帝代齊籙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郗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妬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勑中庖以爲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異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狙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

主建福是鑿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
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
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
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喤者朝嘲者夜咳者以萬計
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人之孔鳥善芳不
眯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
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
於德象也二號髻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
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貰不
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



曰尒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
乃喜而躍曰鵞知之鵞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妻綱象日明使婦
從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
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爲我說之庚
引脰曰鵞何知鵞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
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人象微陰也
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
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
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

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的告辟也鳴佩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萬方也又公此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鰌之妬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況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戇然側席郄后聞之懨然無色乃命寫其言于斧扆行其制于永巷郄后惝然更爲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公子者即其後也

## 樂湘辭

楚衡余氏尚賓給諫別號樂湘子通顯矣湘

之樂弗忘也乃引痾寧歸其友人楊慎儗楚聲招之

楓林遥裔兮湘之流蒙籠欝葱兮靈源幽浦瀲召徑兮道逶迤清冷渌淨兮波淪漪文鰋起兮翔鷗浮盻睇楓林兮且遨遊美人樂兮無期芳杜生兮猗猗遲莫兮不自獻甘淵瀟兮漱漱蕩兮滴水環屈臨湏洞兮遝洄洑紆兮鬱思兮淑蛟螭窟鼓枯查兮誰和曲西交夏浦兮東顧濡湏吞陽吐陰兮涵霄浴虛陽候是宅兮川后攸都飄風爲信兮零雨爲驅玄景霏霏兮翳翳冽冽兮凄凄依鳧兮狎鷗回汀兮隱洲盻睇楓林兮且遨遊鶴子唳兮猨侶嘷回鴈鳴兮慕其儔美人兮歸來湘中兮不可以久遊

無悶篇有序

余也疾疢悶困之日久矣吊影獨坐有氷壺承子來自成都惠然過我鳳嬉亭上清談相對積日彌旬又見鶴池方池草池三余之名藻欣若誦之不知沉痾之去體也遂作無悶篇以贈承子云

易積而難揆者惟悶而已矣兒狐臣之謫九年懿親之隔千里始心折而骨驚漸形茹而神縈商商玄壺

遲遲華晷夢紲魄而升魂寤撫膺而鳴指梁高孫原境窮濮鉛地則邪龍分浦水則罔象交川酒旗之星有衣箜篌之天無椽樹交紲兮嵐靄峰合鬱兮鄣烟二豎不逢九嬰相纏消渴非長卿之病寂寞異子雲之玄折楊咲兮逝其遠散花念兮久矣捐晋賢空悲蒲柳質鮑令徒傷松栢篇悶有結兮誰斷悶有塵兮難澣坐囚山兮鎖愁城違樂郊兮去驩館智者不我顧室邇而迹遐佳人不在茲庭虛兮情滿若有人兮號氷壺駟斑麟兮乘青鳧手携玄峰之綠帙來自芙蓉之錦都摛十洲之瓊蘂聯三池之璿跗冥問岑兮



叩宋同折芰兮焚枯金為膏兮玉為醴霞為漿兮雪為腴是日也震滌九陽霰褰四嶂出蕭森臨昭曠翼竹颸披柳浪沉痾既失幽悄亦暢氷壺子起而為留仙之吟曰有矯者龍兮鸞鵠蜚蜚子有成言兮今我無違升彼珥之碕聊與子忘機無庸歸兮余乃應之曰於莞三無慍潛龍兩無悶戢卿良箴余心有開子文子淵伊何人哉

思美人二章寄夏舜俞

渺淮海兮維揚思美人兮增傷鵬何為兮去息龍何為兮潛藏松有心兮不改蘭無人兮彌芳秉中情兮

欲寄非柔翰兮能將

又

渺淮海兮揚州思美人兮增愁蟄魚龍兮日夜遯鴻鴈兮春秋阻波濤兮浩浩望牛斗兮悠悠我所思兮怊悵君胡為兮淹留

太史升菴文集十一卷

東京大學圖書館藏